

藝文八

文論傳贊

頌說議對

攷辨引跋

賦

雲南通志

藝文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訪前脩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脩阻
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醕兮集衆美以爲
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真潔世
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昇秋陽兮肯自
沈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攬星
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
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在振策兮南雲
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狺狺彼徒知爪牙之
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

死固各以其仁惜芝之蘭之見推兮終腐朽於荆榛
委蟬蜋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
兮引彼煥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騫兮歷倒影以
憑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止愛傳說之
有託兮亦徘徊於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
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
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於故居兮寧爾
宅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於春
秋

論

晉

西南彝論

范曄

漢氏侵伐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
傾沒疆陲喪師敗將不出歲時卒能開四彝之境
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
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
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離腳之
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凌

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較尉之署
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
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離彼
宮幄焉又其睿幪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輅積於內
府彝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遠
之道亦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彝雖附阻巖
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不
可量極然其凶勇狡詐薄於羗狄凌暴之害不能
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

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
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別彝屯彼蜀表參差聚
絡紆徐岐道往化既孚改祿輸寶俾建永昌同編
億兆

宋

高駢破南詔論

范祖禹

蠻彝自古迭爲中國患繇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
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
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

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
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
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
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
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
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
太宗欲討馬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
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
疆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

其後龐勳之亂起於桂林之成黃巢之寇本於徐
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
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彝非能亡中國
也而中國之亡蠻彝常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
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
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暨王
鬼方小彝也以贖王伐小彝二年乃克言用兵之
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
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
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明

大事攷三漢論

太僕卿 劉文徵 昆明

漢武帝銳意西南兩司馬不遠萬里通滇創學自
茲而降虎臣龍相繼繼承承或投機中竅或經綸
失方可得而言矣降王稽首郭昌來之禹俞煽兵
陳立伏之蠶蠹棟就誅任貴中梗劉尚襲而戮之哀
牢亂定鹵承之以也平三氐之叛楊竦有力而善
用竦者刺史張喬也此皆以武功見也鄭純清而

無犯王阜治行殊尤尹珍受經文齊保境教化與
拊循不一均能使邊徼歸心焉武侯雖以南服先
北征意有專注然攻心爲上心服而止又若李恢
馬忠張翼呂凱輩咸稱循吏斌斌焉用人之效乎
終西京之世迄於季漢凡厥亂本皆繇過先封離
之役侵犯蠻彝者奸猾吏九十人略舉一二以槩
其它若果前事不忘九折坂無脫輻也

大事攷晉論

劉文徵

晉武易置益寧二州如棋靡定李毅爲護軍不幸
諸蠻蝟起救援之路絕竟齎志以終至今讀其遺
疏猶動人心忠矣其女有父風獎率三軍嬰城固
守卒以擊賊抑又奇矣毅死而南中盡沒於成者
幾二十載卽王遜之賢收招還定州境暫安而旋
危則李雄積威勢之劫矣八代興衰有如傳舍延
至隋文之季南寧復叛禍結無已史萬歲將左軍
越蜻蛉度洱水行千餘里所擊破三十餘部諸蠻
懼而乞降不能以無欲臨之外彝生心邊事去矣
壯哉梁毘之守西寧也酋貴金而易戰時相讐殺

毘對金慟哭纒纒數十言會感悟不相侵叛由司馬氏以來參互鑑觀亦前事得失之林與

大事攷唐論

劉文徵

善視天下如人一身有盛有衰攝持無漏寒暑無侵醫藥無舛誤則盛否則衰又如一家有興有替子弟無失滅獲無欺強暴無侵凌則興否則替唐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太宗以艱難示子孫垂三百餘禩而南詔與之相終始其盛與興也不過曰某年某內附某年某來朝某遣使入見某見降某

進樂章雲影鳥聲不禁觀聽而至於衰且替也不曰某年某陷某州某薨則曰某敗績官兵死於賊者若干人曰某年某僭號以某人爲弔祭使某年議和親某公主遠嫁祇今京觀尚峙於榆城容怨猶傳於篇什而謀臣猛將與回衰宵小之人相爲貞勝姑舉其尤若韋臯醫師之良而鄭回者所用引經之要藥能起人於萬有一生之途者也至於鮮于仲通張虔陀則搽毒藥酖人斃大而隨白皮者也終唐之世其君虧德實多滅獲已狎其子弟

而况牛李分門戶於籌邊盧鄭論和親而相詬吐
蕃南詔勢相倚衆相扶侵尋至於末造攻陷安南
分兵戍桂及瓜不代怨起俟河一夫作難而半壁
傾不旋踵有黃巢之禍王業新矣唐新舊二書所
載詳覈茲引不過百中之一二然盛衰興替已列
眉矣

傳

明

石淙楊文襄公傳

尚書

雷躍龍 新興

公諱一清字寧應號邃菴其先世爲滇之安寧人
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居巴陵少穎敏能屬文
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
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
北闈鄉試卽以經術爲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
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卽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
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
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杜請托一
以嚴繩之士大夫始有謹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

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進憲副公乃益
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
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名士馬理
張璿輩皆與焉公資警敏能爲文詩與書多摹效
李西崖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
材猷足法以是聲譽藉甚用超晉太常少卿尋晉
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
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羶酪疾先
是高帝著爲令以蜀茶易蕃馬資軍中用久而寢

弛茶多闌出爲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公乃請重
行太僕苑馬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
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脩給軍者日益稱足時
李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爲大司馬皆善公而材之
會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遙度卽遣將
以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
理經畧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爲固援
又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
去之適吐蕃數萬騎入寧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

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衆爲公危請勿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爲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爲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進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

內附整戢葺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飽騰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墻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躉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爲權閹劉瑾陰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旣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

歸公歸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圃
之以詩弈飲酒自娛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竇鏞
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
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
仇鉞時亦被劫事叛王者俾乘間捕執之遂悉誅
縛其首途何錦周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公奇之
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永與途瑾侍潛邸
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
不見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

慮吾豈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
外公誠貴上誠重公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
公曰公宜亟歸乘上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千
載一時也永悟歸密疏發瑾諸謀反狀蓋公草也
瑾用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焉方永之入也留公
節制諸軍陝之軍吏氓士額首頌公勿歸顧朝議
之趨召且迫也遂馳赴召拜公戶部尚書論平叛
功進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晉吏部尚書公於
時政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飭邊幅愛樂賢士大

夫與其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薦以是桃李徧域中嘗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累累也時大盜起躡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上復薦用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閻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指摘上爲謫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上書

求釋上亦間有所寬也軋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我種於宮廷諸干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爲溫旨慰留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亡何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獲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鮮藩籬之託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永坐閒廢江彬錢寧方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所私擾人減質輩蜚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者大誣

許公公乃上書乞骸骨疏至再四上始賜勅褒論
屢數百言給夫廩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客日益進
凡所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日之爲智囊云辰濠
之變公度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能備可禦三吳
失茲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
遄促臺使者調金山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
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爲晏
樂者逾兩旦旦暮賡咏篇什古今無儷焉時左右
有導上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果行顧亦數

進珍玩上大悅欲特用會晏駕乃已世宗嗣大位
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遣官錫金帛存問久之陝
西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蒞之溫詔褒譽以古吉甫方召
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
也公之鎮凡諸軍吏幸公再蒞有恩德又起自台
輔將士愈自飭勵旌旗壁壘色彩爲新上以舊勲
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屢未一載復詔入爲吏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既陞見卽進少師兼官如故

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
時有輔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孚敬桂文襄寧以
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爲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
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庶常
皆不得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
復薦起弘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居首輔文正至則
公已用陝捷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居
文正上矣公猶疏讓文正願居其次上弗許以是
公居首輔文正亦旋謝病歸公旣以敏練見知一

時士大夫皆崇仰之極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
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印記二一日耆德忠
正一曰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事無大小上悉
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諍功居多也是時
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桂文襄
以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張文忠相齟隙上以王文
成諭公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桂
文襄密聞而啣之於是張文忠遂疏謂二楊以後
姦人占據揆地往復去來其人口輕勢日重乞下

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
辯乞歸上兩爲溫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
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粲等數人爲翰
林上難之張文忠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
清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粲等爲給事中公弗聞也
故粲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嘆謂而家
敬輿不過粲內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次
當柄用數謹事公又爲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
謂厭張桂粲思有所論列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勳
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
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爲提督永遂發動貪汚
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勳毒言路遂擊勳勳
故以大獄事感張文忠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
密疏攻勳且謂張實庇之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
擊勳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勳必曲救令勿聽公
偶泄之縉縉亦語粲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
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
有策勵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

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
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
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
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粲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
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萼負君忘義令孚
敬以原職回家劄悔咨後用萼革保傳大學士銜
以尚書致仕而罪粲不早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
屈二日復榜示朝堂明張桂功罪且令中外勿得
更加齟齬張文忠陛辭上乃密諭公謂孚敬可還

之閣否公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
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遲孚敬至家而
後召之便張文忠聞益憾公且疑粲疏公所授也
於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
力攻公因自劾乞歸上諭留公疏辯乞歸上亦溫
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張文忠至天津上使人以璽
書詔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文忠回
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
言公咲頷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復爲桂辯寃

攻公益力上報文敏遂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
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仕予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
文敏亦私心悔之矣公歸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
名上覽之不悅謂脩是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
諸後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
家羣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左右朕悞放楊
一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聞益懼公復
用乃嗾永門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
玉乃薦用永又謂永既死復以金百兩乞公爲誌

銘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公所受永金如所
誣數尋亦罷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久當自白奚
辯爲顧亦大恨爲孺子所賣鬱鬱以終又四年上
念之復其官又十五年乃贈太保諡文襄則公所
謂久而自白也公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論屏奏
議至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撰述則以石淙繫之
蓋不忍忘先世故屈也李文正費文憲霍文敏諸
公皆爲石淙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淙先生云

楊刺史傳

知州陳淳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受命撫滇且剿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里姚安諸土司勢甚狂逞舊撫敖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陷賊中洵募士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劔從謀多秘密人無知者賊平洵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爲功名來官何爲遂飄然去隆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卽公母太宜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遷姚之武德

衛庚午刺史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兒睂心有灸痕如一日光采映發郢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曆癸未一山公遊武昌泊舟荆門入市閒步遇童子挾箴行兩相熟視兩相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睂心灸痕輒淚下童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懼不敢出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私涕絕口不敢言被掠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

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酌郢客始攜公歸滇是時見者聞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自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史公年有十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隄庠作諸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大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至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有塑童燃燈之謠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出陶少廣先生門先生雅重公庚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若售五名後

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滇闈第二人辛丑赴銓部試以廣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顧父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適一山公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次年三月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湖廣彝陵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任停車鄭魏間微行偵彝民利弊王宦名擬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沐家居恃勢而橫民罹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

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卽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
得撰惡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
悉識之迺發檄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遺公辭受一
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亟爲脩治
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
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
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
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
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日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

直不染王亦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
捏事而繁其說審質問又持一冊爲僧乞募緣引
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亦成一尼持白紙
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使僧獻月下
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詰得
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犒捕
役草王氏狀家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
自卹乎且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
吏而奴也吾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上官

害者許首告不五日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
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羈獄中具揭科道各衙
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備王某力持
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詔奪
撰官黜撰黨舉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城
旦者十人彝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旣除仇讐莫
解明哲保身固如是乎卽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
書五箱公曰此亦彝陵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臥
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送至滇數月後撰
抑鬱死民爲謠曰活我彝民死彼王撰好箇青天
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曆三十四年公抵家
士人鄭舉丘相魯求通往來公察二人有異志絕
之告太守陳典早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
公先已攜家赴安寧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
期胡其愷皆大有德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
賢公有弟二人春霖春霽悉庶母金氏出公友愛
曲至爲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甚廢寢食手
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出事

庶母金氏關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
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己任甲寅秋評諸
士文語龔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
長子玄祐課藝獅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
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今日寫昨日文文字是自
暴棄也天不借昨日殘霞敗雲以成今日人可拾
他人土羹陳飯以腴己身乎乙卯正登賢書玄祐
悞中副車童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
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瓚響並入泮食廩餼啓迪

多人戊午次子玄升生八公建書室三楹於居室之
側擇鄉黨子弟俊者教之器馬國禎爲最後易名
軋登崇禎癸酉榜歷官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
稱公有陶少廣之藻鑿而馬忠丞有公之風槩焉
天啓壬戌厭居城市聞有勝地輒命駕往偶思元
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採方山雷應之勝
十月抵官庄疾作家人請歸咲曰爾懼吾死非正
寢乎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
幼弟成吾未成之志勉之遂卒崇禎間王樸有姪

名維章者備兵雲南章舊名某卽所黜生員之一
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售或以報復諷章章
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仇公乎倘非
公則吾止於紈袴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滇方
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控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
且語武司李秦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奎以長
玄祐副榜次玄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
幸須青目之奎退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
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爲哉蓋公生平公正服
人心如此余始刺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
詳久之公孫澤先以公狀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
武魁同爲彝區自隆慶改土設流迄今甫百二十
年而人文漸起幾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不感公
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嗟
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蓋可思矣寧僅廉吏
云乎哉

本朝

王端簡公傳

脩撰 繆彤

皇清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
仍支一品俸祿諡端簡思齋王公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寧踰年

賜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爲

立傳傳曰公諱弘祚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

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尚書康僖公

裔也旣以順欽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籍

卽今之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竝傳隱

德父瞻雲公中萬曆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

聲兩祀名宦常榜署齋曰體認天理處繼晉秋

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天下惜之癸卯生

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沉毅寡言有才智讀書

日十行下講經世大略卽具廟堂之度焉十四

補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名動京師當

事亟用公壬午遂由薊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

同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本朝定鼎擢公岢嵐道用制府吳公孳昌議復留
大同再歲以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
戶口田畝錢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
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縣所上筴卽纖細無不
明晰宰執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志纂脩賦役
全書言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今各藩司遵守燎如指掌者
公所定書也公謂百姓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
派雜派者黑吏之便於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
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閭閻菽
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
故裁定賦役一準萬曆間法例晚末苛細巧取
悉芟除之規模典則巋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
拱手推讓以爲能用是加公太僕寺少卿正卿
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太

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頌對言
簡事明敷陳中綮

上喜曰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
首絕私徵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
則蠲恤宜速又曰今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
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卽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
頌之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
繼去世哀毀躡泣絕復甦卽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線視事辛丑請歸葬築廬墓
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

予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
疏曰星辰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
坤道主靜今忽地震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
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
變首在率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爲名言漕糧例
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給可省車輛
費萬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
值而售米狼戾在外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
皆在內此其根本深計不當以小利變法也其
諳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留與變漕
糧官運爲民運者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竝
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請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爲榮至金
陵感疾疏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
爐香甌茗坐擁圖書間與二三隱逸楸枰詩話

味道參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政務難決者輒
往就問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中忠君
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儵
然道履或命筍輿陟牛首雨花棲霞祖堂之勝
以舒襟抱因登三茅峰棲心高寄玉函金軸無
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天生神章真跡摹勒
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諡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慨噫
云公智畫深長不露威采浴決大事無詭隨亦
無便給徐折衷以理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
古大臣風公無遜焉居恒念與瞻雲公遠退食
之暇往往涕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卷讀
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璋蓋公篤行敦脩實其大性
云讀書宦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疊疊無
倦公子瑜官京師手書清慎勤訓誡之格言諄

學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誨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共當箴銘今繕部
君砥礪官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之公
於文藝鑿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
成卷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劄選超越是科
得人特盛而彤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
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千載傳之亦奚藉文
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紀嫩揚休
其職也卽不文烏能辭若世系與生卒年月及
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大

端有關民生國計者如此

太史氏曰漢祖定關中相國何先收丞相府
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阨塞強弱之數史稱何
之勲爛焉端簡於圖冊散軼能裁定賦役書
較若畫一天下遵之視丞相何奚若哉古云
人趨實治無失世趨靡運之否晚近取浮華
尚文詞聲氣其中靡矣卽欲治得乎故端簡
公斯能以實效治天下者哉抑三原端毅公
持危定傾稱社稷臣公無愧焉克世其風矣

然吾觀公識高見遠臨事和而能斷殆宋世
兩文正之間乎士君子以經學樹功名治國
家保令望壽考以歿如端簡公斯足法云

贊

漢

西南傳贊

司馬遷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
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
西南彝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然南彝之端見茹
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彝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南彝君長贊

班固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勾踐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彝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
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彝發
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鎮撫
尉陀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晉

西南蠻傳贊

劉昫

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惡我則
叛好我則通不可不得使其瞻風

唐

南詔列傳贊

失名

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
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爲闇君明皇二
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

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懿宗任相不明
藩鎮累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癡勳乘之倡戈橫
行雖囚渠殲彝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於
易有國者之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
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
桂林易之意深矣

西南彝傳贊

司馬貞

西南外徼莊躑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
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及置罷縣萬代

推功

明

翰林待制王禕像贊

方希古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
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
違哉彼王彼侯大小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
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
山高海深

忠武侯諸葛亮贊

王啓

東京失馭炎祚無主四方龍鬪帝胄求輔公屈草
廬日哦梁父三顧旣頻許身翼羽中道受遺未復
漢宇五月渡瀘深入蠻土七縱服心豈在毒毋武南
方旣定中原可取上表出師伊呂爲伍志雖不就
名高千古

忠文公王禕贊

王啓

浙東二儒公居其一 遡流求源考亭同出惟公柄
用草昧之日燭火未收往說經術彼昏不知元運
已黜如狂肆侮卒乃見咥慷慨捐生毅然不屈

皇赫斯怒爰整戎卒直擣其巢取致斧鑕乃弔忠
魂乃詢故實血食有祠信史有筆我再拜公奚遑
多述

忠節公吳雲贊

王啓

忠文遇害公再奉旨彼狂不知繼賊以死公初柄
用六卿是齒其使滇南匪因瑕累惟帝知公遣降
遺壘公執不屈死報天子雙魂不歸遙遙萬里惟
國旌忠先後媲美程嬰杵臼同歸信史

毛給諫玉遺像贊

楊慎

蚤捷甲科職司諫議性驚而剛色溫而厲冠服莪
莪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
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鐘鼎勒勳汗青書事嗚
呼先生誠有以繼忠鯁於往喆而激謇諤於當世

穎國公傅友德贊

王世貞

天愛西南乃生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則暗鳴震
盪兆衆辟易劍閣中彝昆池永闢碧雞再鳴白雉
重譯豈不崇封帝省其籍

西平侯黔寧王英贊

王世貞

於爍黔寧戚均皇胄豪鷲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
出蔥嶺衡仆移兵佐頴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
歸奏華路魑編熊莊何陋世襲開府若若兩綬

張統贊

王世貞

張太宰小懾於霆擊而終安於雉經可謂不遠之
復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敷績滇雲飭躬銓部與迪
肩衡視瑞骨臭亦洪建之良臣也贊曰張公爲滇
樂不可支銘績雞峯衡樞鳳池會是浮沈大僇不
施拊心內謀竟以完歸

本朝

楊莊介公遺像贊

范承勳

承勳旣新公祠爰求遺像得諸晉賢寺僧
兵燹時負遯以存若神護者雖故紙塵蒙
而精神不失儼親炙丰采有深幸焉於是
命工摹之絹素裝潢送祠仍屬寺僧珍重
收藏而贊之曰

謂公而在耶安得起九原而見斯人謂公而不
在耶何爲乎襟期之澄穆而嘖咲之陽春總之

與草木同腐者其形而與山川競秀者其神天
能限公以七十二年之壽而不能限者百千秋
鳶飛魚躍之真世主能俾公踣絕於窮荒之徼
外而不能關其口於三代直道之遺民蓋其澹
遠生秋挺森森之勁節空明不夜懸皎皎之冰
輪非與夫昌黎韓峩眉蘇異世同倫者耶宜後
之聞風興起者披雲霧揭日月而如新

說

明

蒼洱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
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蓄黛如月生五
日潛於前者葉榆水也按酈道元水經注葉榆水
一名洱水西漢於此置益州犍葉榆縣夏秋之交
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
五月積雪未消和蜜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
瀑注爲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溉之利不
俟鋤疏春碓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最誇水

碓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
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
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爲窓几
之玩翫之方位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蓋與
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定之峩眉齊安之臨
臯滁之琅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
寒止於涼暑止於溫曾無襍穢凍栗之苦此則諸
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蔬果迥異凡常島嶼湖陂
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

宜浮屠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樓連幢翠影翠微
烟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爲喻至其地者使
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洪鐘聲聞百里諸峯鐘韻
遞爲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峯植圭攢
劍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唐人詩云懸燈千嶂夕
卷幔五湖秋此語殆爲斯地設也又山水環抱如
兩弛弓弓梢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
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
千是爲奧區奇甸世稱樂土顧僻在西陲非宦遊

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譜而往得以徧觀
乃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還定六慰後說

陳用賓

天下之事有其機甚微而其實至要者握其機而
圖之故力不勞而功易舉否則難成夫六慰者乃
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實騰永之外藩輪廣八
九千里上古無論自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
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爲六宣慰曰水邦曰緬
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曰猛密

咸爲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會長安其位彝
民安其生奈何莽瑞體鳴狐持挺於洞吾建標立
赤計滅得楞之兄弟東破老撾之纜掌攻打景邁
服車里孟艮囚孟養之思箇陷木邦之罕拔計服
猛密號名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尺地咸爲竊
據若茲醜也將度幕輕齎出塞數千里興問罪之
師乎將傳檄掉三寸舌解焚救鬪乎是人萬仞淵
取驪龍領下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歛喙亦
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羣醜相訐仗緬聲援馮緬

藉資者指不勝屈萬曆九年以來滇民服甲枕戈
行齋居送如孟養孟拱景邁雍會猛乃夕波落著
及雍罕允墨等賊爲莽奔走或犯蠻莫或擾三宣
歲無虛日故欲慷慨一當賊以掃穴而犁庭然不
毛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理欲慎重於茲厘
厘諭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喜人怒獸也難養易壞
朝撫暮叛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
遠攻又必以彝攻彝非暹羅無以得志者因遣一
介之使持盈尺之檄檄之暹羅象以頤指大舉兵
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者勢敗則分緬
兼六慰兼之勢也非拊之德也昔綠烏合今必瓜
分撫諭招來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
將命分道竝進因勢利導賞諭之六慰傳檄而定
故罕欽首先貢象景邁遣使求通孟養孟拱先贊
繼貢車里老撾叩關貢象而稽顙夕波猛乃雍會
落著等醜偕數十萬叛緬之衆咸繫頸而來歸將
命者因地順勢置之以安反側之心亦無徒戍之
患夫以數十年已失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故府以

數十萬衆百萬糗糧取之而不克今復之於伐謀
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因勢決機之明效大驗
哉今而後狼烟紅息塞草綠抽雖滇人厚幸實朝
廷威靈遠鬯也語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諒
夫蒲苴子之巧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
青霄之際決機審哉顧決機者我也連雙鶴則在
繳矣

頌
明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
羣雜混一函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雲南弗
庭遣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皇帝若曰天厭
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請命鏖戰番
易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天眷命正位
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
君北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洞開兵不頓刃
今雲南絕爾之地喘息相保梁王把匝刺兀爾密

戕虐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以答
上天之眷慰黎民俟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
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
賁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於
龍江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旣
至湖廣分爲兩軍大軍道牂牁夜郎平曾定奇
軍繇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輒克土酋蠡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
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

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遊翠山襲其後平

旦大兵泅水競渡達里麻麾軍布陣未成列我師
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淖生擒之俘
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
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
軍始至西平永昌率大兵趨雲南時梁王聞敗棄
城走晉寧飲鳩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
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算承制建官大
軍鎮焉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

雲南故境皆隄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緬
降八百咸以壤會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東抵牂
牁南著交趾西踰吐蕃北界神州幅幘萬里悉臣
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皇帝文武神聖煦爲春陽
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泰
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羣得覩中州
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自
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內地
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
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烈
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
臣景常稽首頓首而爲頌曰皇明御天統有萬方
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
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稔藏姦兇恇恇穰穰以襲
天常軋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
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爍王師
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迅
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會征靡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所指再敷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疏施以
迄用康大懃聿逋筐筐立黃拓禹之迹維周職方
表方建官棋布星分屹屹大城以奠其民封豕脩
蛇以變以化昔也狃偷今爲騶虞載駟載伐戈鋌
不腥南金犀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將臣僉同維
一乃心上昆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霆流行
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
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天子萬年

中丞楚郢周公平隴川頌

馮時可

隴川多民故我屬藩日者以四方寧謐遠人來賓
朝廷以甌脫地封爵樹焉曰庶其我藩而禦彼不
庭耶迺安民懷匪茹致投緬當事者務包荒呼使
復竟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年申丞周公至日彼
豎故我所卵翼若革其來心可貫也復招之不悔
禍據蠻蠻侵遮東與蠻育又糾邦抗蠻曠等番相
畔換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顏行爲大邦
讐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馴耶會直指鄧公力
主討請於朝假便宜公集衆議僉謂蠻甚張非十

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別集須曠日會
得爲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
萬完茲役矣會所恃窟萬山顛上刺天下臨淵與
蠻莫迤西木邦猛密相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
以待緬瓦即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
乘瑕隙復包嚙故終持不下公既決策先遣卒據
其扼塞而以大眾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以與共險
要而資其米歛輜畜矢百道進攻勝氣百倍猶嚙啗
固守待援及我師再敗其與國相蚓結者彼遂奪

氣不能軍我師爭先登門焉連破七柵諸賊請縛
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旨曰我所罪者安民
一人勿窮芟刈師興十月甲午越十一月甲辰告
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吁偉哉
人臣任封疆務奠安鞏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
已後且必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
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
則功始爲福在時彝會無釁或信將吏言激之使
釁不憚盡力草薶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

不償失公曰彝夏殊覆載均耳我非仇隴彼求解
而解之彼干刑而刑之我以君喜怒以民喜怒不
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
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
恃額頡恍恍無爭首功以妄誅鋤遠邇內外莫不
怡懌蓋余觀於公恢恢斤斤舉巨叢細儼然宏大
君子也勇爲善而耻爲名勇爲肩而耻爲倚盟心
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叅伍於忠厚正直而無偏
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本以嚴整整
暇濟以神奇捷速非當世僥倖以圖成者倫歛至
日直指公首唱凱歌文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
曰凱者豈也樂也戾氣消善氣集其樂何如時可
至也後未及與盛典敬爲誦以志其盛

誦曰於昭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幽聲教遐敷惟
彼滇孽宅彼坤隅唐季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耆武
拔如摧枯緬瓦我臣三宣我奴藩籬屏障莫敢毒
痛維解網弛瓦變爲驅隴人邇頑亦復凶趨守將
誰何遽張乃弧戕我邊卒侵我外郭公來鎮撫克

壯其猷曰此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而彼曾不籌
鷓張虎視角弓弗觚公曰師哉其罪已尤爲豕弗
除爲豺孰收虎符甫發龍劍耀眸爰整其旅奚峙
其餼我旃我旄長戟會矛據彼嶮岐阨彼咽喉大
袒高驤窟穴用按鈎援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
欖槍息氛七柵旣破三孽如焚凶渠授首潤原膏
瀆剪其根株餘草弗耘乃裂其土乃渙其羣惟彼
暗昧昭然始昕疎爲冷風清爲涼雲狂焰熄滅善
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平水靜其流云云
一方若于盂孰敢紛紜武服旣共露布以聞天子曰
吁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爲國股肱旣敬旣戒以脩
我戎不損五較就緒三農內阜我財外固我墉用
錫爾社圭瓚彤弓策勲飲至凱樂融融曼氛旣解
簪裾雍容戲稍舞劍角觥呈工分甘投醪湛露濃
濃漢法戎索比耦相從睢盱貌易咿嗚譯重震赫
鬼區濯滌神叢銅柱金城千秋崇崇

議

明

疏通邊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爲禹跡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至我國家始設麗縣其地同於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盛不行開道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修革達吉會渡河安革法干

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罵刺母白馬口燦刺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刺除魯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檢司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

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
監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
稍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
司奉欽取大木寧番越雋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
上江打沖和三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劄簿
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查審開江船行
若問灘水險阻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
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稟稱本驛設
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
衛抵界每見客人來販木劄成簿筏自本司江流
而晝夜六日卽抵馬湖隨簿下船或一二十隻裝
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簿擲船如履平地離本
司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係是沙江至冬
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
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
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
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甸沙關一程至梅
易千戶所二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

喚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畫圖各到道爲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間有巒尖石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向洪閣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會議開脩取金沙江巡檢司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間以陞遷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會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議計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用銀雇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採買竹木劄爲箚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

處幾丈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
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
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
立驛遞舖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夫力工匠若干
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用
過官銀且繇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
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
利實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愛君勤政曆約議

朱泰禎

粵稽往牒循良異等莫盛於本始地節之際豈非
季宣綜覈名實之效哉今天子神聖銳意治平輶
軒之使歲一奏報視虞廷三載熙績加苾飭焉不
啻嚴矣本院祇奉簡書與二千石列侯吏朝夕淬
勵亟望龔黃卓魯之績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
不同百度維新而民宅攸殿藉手入告庶幾藉憂
國奉公之誼或可稍追察吏之咎稍一遷延轉眼
閱歲已於事竣曾未見濯骨煅髓滌洗一番以報
上聖明此非長吏之鰥羞實遠巡不察養此此輩

者之鰥羞也謹奉邇年申飭吏治明旨及巡方總
約與周官月要歲會遺意大略相符酌一程書如
諸生課藝時名曰愛君勤政曆仍用循環兩帙以
便流覽第更以敏信二字敏以教不怠也信以教
不欺也夫克勤可該清慎本服官一字訣冠以愛
君至誼萬里遐荒儼若天威咫尺雖欲稍自暇逸
稍自塗借而神明不欲許矣隄邑長吏各置案頭
每日臨民不拘事之繁簡隨所勤行據事直書手
自銓註庶乎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夙夜在公之誼
故應爾爾月終季終馬上飛遞本院實手註一曆
爲諸司先當按部時將隄縣日曆懸諸門縉紳士
民果無異詞報命之期據實敷奏諧入循良傳中
永作滇雲盛事蘄終道察吏之咎藉此榮觀何異
其身有之也

全滇當山海躡駁之衝爲漢彝雜處之會衣食之
路原自單微况經制成書網之塵閣致墨吏猾胥
族師黨正指立名色擅加暗派每指一而科十或
旣輸而復徵有田則有賦而賦日益加今且有無

田之賦矣有丁則有役而役日益繁今且有無丁
之差矣遂成賣兒鬻產之風誰念剜肉醫瘡之慘
民不堪命至於此極良有司惟是潔已阜民痛革
里甲先解後支禁絕火耗便爲今日保民第一義
巷舞塗歌登華梯要地方何嘗負官官負地方耳
卽一二不肖者亦宜自思全滇之賦不能當江南
一大縣况析之爲府又析之爲州爲縣賦額幾何
縱有加二加三之名曾無已百已千之實白簡不
貸亦反無多自阻脩途獨載惡聲良足悲矣勒薄

賦第一

滇民生長邊陲大耐艱苦敦龐椎魯似少頑戾本
院視之頗謂去結繩之世未遠憶昔令閩中時其
民亦猶是也每比徵錢糧止刷印良民單數百紙
加額者給之長年與充約正有罪准免杖笞日簪花
鼓吹以旌異之紙落加飛數歲之積逋已足有一
二不率者擬束草爲圈加於其首其人叩頭自限
立地足額若無所容至如獄訟之際除強盜殺人
立置之法餘日將竹板貫以絲繩懸之廊廡間示

不復用民亦鼓舞遷善而不知又安見畫冠艾鞞
之風不可行於今日堯舜之世哉良有司其其勉
之近據司道廉訪劣狀自因比較而濫刑監禁嚴
需索而輕用棧夾更有鐵包短棍何異白日禦門
昨一墨吏衆辭眼花先欲落五色無主第見其頭
搶地而猶恨無地可入者其羞惡之良原未嘗死
何忍以脆薄鄉愚濫供嚇詐豈索索捆載之贓便
足爲子孫世代不拔之業而躬蹈此豺虎不受之
行誠耻之也誠哀之也勒輕刑第二

興利一端最難膠柱貞心求瘼不中不遠進三老
而諮焉露冕行春而訪焉或平疇廣陌而水源可
接議濬溝渠或復嶺重岡而鉛鐵偶生宜商爐冶
或水崩沙壓頻踏勘以汰虛糧或土曠人閒借牛
種以資開墾或學宮傾圮割廉俸以飛甍或雉堞
卑陴疏近山而甃石總之滿紙堂規辦不了實政
五事登壇講學宣不盡聖諭六言一味懔懔軋軋
立見平平蕩蕩勤而行之諸美備矣勒興利第三
治害多端要不出心害二字夫滇雲以荒服草昧

之區孤懸天末中原之士儻欲仍蜀錦吳紵之麗
密效山膚海錯之供具是謂口體之害名法之家
儻欲弄深文巧構之羅織御標枝野鹿之顛氓是
謂文罔之害弊離題重踝之民爲供馬賦車之役
是謂廚傳之害當投珠抵璧之朝問火齊木難之
異是謂美疢之害聽姦胥猾吏之撥置致指權納
賄而不疑是謂猫鼠之害任豪奴宦幹之縱橫將
抄家刦舍而不問是謂蚓蝮之害害不可縷陳而
總惟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將鳴琴聽政之暇山

川草木或足傲中原綺麗之觀又何興戚之有勒
除害第四

墨吏十反殊可駭心治必嚮明顧晏卧於私室守
候久而人多饑渴之嗟夕思補過顧紛擾於公堂
燈燭殘而身在醉夢之裏勾攝一傳呼可致乃原
牌乍到違限頻催早役下鄉而雞犬爲之立掃批
詳一舉筆可了乃旬日盡招半月呈藁承行飽須
而積案每至塵封親民故其本分今翼虎冠猴常
現脩羅之面哀鳴誰造於膝前衙蠹所宜且疾驅今

認賊作子附耳蒼蠅之聲線索悉歸其袖底門禁
誰司筦鑰家人公子有短垣而自踰富室於爾何
求持券攫金驅畧獲而莫避彈文中腴田美宅地
皮捲盡何殊自抉面皮訪單上名馬妖娼犬嘔空
涎直令途人欲嘔且也父谿壑而子泥沙花報肯
賒於現世朝青蚨而暮白簡三褫寧貸於終朝何
意覲見躬聞有此不軌不物豈魑魅能逃禹鼎寧
膽搖不畏秦規勒肅範第五

武定府改土設流議

鄧世彥

一便宜行事以處地方亂離之際人心無歸事變
時或有當誅而未奉明文或有當宥而罪在不赦
泥於其法無以招徠乎人必於請詳或至事機已
失又無專權人難信服合假之以生殺之權托之
予奪之柄歸附者宥之而不疑執迷者鷓剿而不
縱可以鼓舞人心賞及惡黨不以爲濫可以革除
故習罰及新附不以爲酷軍餉出入要明賞罰輕
重由己姑准便宜行事期月則一應舉動不顧利
害不恤是非爲謀必周所行無滯武定之方不致

大定者合以身當之不復辭也

一改土設流以絕禍本仰仗天威削平久叛之邦當更版圖之化前因逆賊始誅人心洶洶未靖議給冠帶與鳳思堯使民彝有主一時倉卒之見也既賞不可復追但一得冠帶其人恣肆漸不可長况鳳氏已叛四次法典難容乞比照鶴慶事例奏設流官知府其鳳思堯議與經歷等官庶幾彝民知鳳氏職卑權削誘之不從禍本可絕也

一僉選火頭以張新治各馬彝民俱聽馬火頭調

用前此止知總管官統之屬於土衙錢糧差役俱係管甸通事代徵有終身不見漢官者以各役出於土衙并總管也今既招撫卽當新其耳目其舊馬火頭見存堪立者不必改僉其不堪者責令各小火頭保舉不拘新舊俱令赴府投見給與下帖管事各村彝民每月初一日率領各村村長應卯仍赴該州點查使知馬火頭之役出自流官又不時往來州府庶曉法度觀望日久而治化可新也

一正各村長以寓保甲各村彝民立有火頭止知

土衙法度錢糧分務雖上納於官官向通事求之
總管各頭目方得完納且縱其出沒劫擄習以爲
常今馬火頭旣經僉選給帖則村長不可不立查
原爲火頭者卽改僉爲村長徧給下帖便知爲流
官百姓每村各置木牌一面備寫本村男婦若干
其有出外生理俱要在於村長處告假回銷卽查
有無別故每月初一聽馬火頭率領應卯仍赴該
州查點此亦保甲之意也

一量行賑濟以市德惠地市鄉村有被逆賊抄擄
殺害者有近城居住燒燬房屋者有爲大兵經過
駐劄被傷者重者將賊黨田產量行補給輕者將
沒官租穀量行賑濟仍查各馬錢糧一石給與種
穀一斗以便耕種使民彝感德惠而咸附矣

一嚴禁報復以安人心本府多方開諭撫輯脅從
陸續投見隨宜安插地方漸次稍寧恐一應軍民
人等懷恨舊日仇隙報復告擾不無拘提彝民狐
疑復行逃竄合無嚴行禁諭除已往前罪不准告
理庶人心得安地方底寧府城村馬俱得充實矣

一豁免錢糧以蘇民困所屬地方春爲逆賊抄擄不得耕種秋成又爲攻城作踐至於大兵經過無收委果不堪若不查豁家業旣盡衣食不充又加以追徵之苦其不逃者鮮矣民彝旣逃不惟當年無徵明年田地又蕪其無徵猶今也合無豁免或議減徵使民困得舒不復逃竄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

一建立學校以廣王化學校未立故彝習莫改今當速建學校集民彝子弟送學習禮收錄其子弟正所以羈縻其父兄集數十之彝生蓋有勝於百萬之精兵也又照無人訓誨乞將本府原寄雲南府學生馬仕等撥回分訓又照建學本以化彝非爲他方士子出身而設也乞嚴行禁諭止許所屬州縣各馬彝民并本所官軍親男不許冒引戶族軍餘及外府州縣冒籍告擾

一遷移州治以實府城和曲州亂離之後當建城垣以固國本但查離城一十五里百姓住居府城者過半遷入府城使府州體統相承而城池不必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另建至於舊治則改爲捕盜館以本府通判駐劄於斯則地方鎮定亦無他虞矣

一便移府治以厚根本本府坐向不正南北固限於地勢而衙門獨居乎污下實阻於人謀以致叛亂屢作官民罹禍今旣改土設流事當先其根本土衙之上地勢明爽左可建府右可建學坐與向乾文星前秀後倚獨隆龍虎俱降官民皆吉其脩建之費盡查土官流官各項銀兩以充之不敢仰給於布政司也

一添設驛舖以速往來改土設流則上司不時按臨駐劄且通四川往來將爲通衢合當於小甸關設一驛一堡府城又設一堡十五里設一舖於金沙江元謀縣白花山石板溝等處酌量遠近建立庶答應速而文移不致稽延也

一建立民哨以防盜賊改土設流則商賈貿易可通及側尚未盡安盜賊難免出沒合於雞街子立一哨一盃水立一哨白花山立一哨由武定至元謀金沙江至黎溪皆武定地方也十里一哨舊有

者添設庶幾有所責成盜賊爲可弭也

對

明

石淙對

崔 銑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
江表有屋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
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與豫生日有之昔周
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
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

故有弗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唯君
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
方居巖廊之上乃躡山水之僻襲居士之迹殆不
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
者去就決甘澹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
亂故大鵬搏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豢而食
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
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是乎
業著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

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唯道之從介
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四行不同失中一
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
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
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
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
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
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

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
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
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
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
禦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
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
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
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
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

己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考

明

百濮考

董難

牧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
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彝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
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
於濮而蠻楚蚡昌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
左傳巴濮楚鄧吳南土也又云麋人率百濮伐楚

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黧

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
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卽今永昌濮
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麋尾
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
飾也木綿卽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
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
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
也黑黧其色多黑言其種數也濮與蒲字音相近

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白音亦合一虞韻白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郟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白濮者旣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 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卽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滄潞二江之外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遐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

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

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黃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倍於瀾潞瀾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於楊子浪滄一小溪卽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考耳相

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
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
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
似殆西羌之域也今始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
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
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
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
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彝人
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

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
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將定西
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
及復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
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
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噉莫
卽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
怕鮮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
鎮彝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

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
拱遮熬管屯大苜蒲山峽小苜蒲山峽課馬孟養
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曼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
船運兵餉到曼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
蔣雄率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
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郭登
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
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
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
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
溫板又名流沙河皆金沙江也猛曼馬噠喇至江
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一江源
自猛辦洗母曼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卽龍大
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
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
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
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瀦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
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

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澆淟江
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蒲河至順蒙交
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
十餘日至錦龍江卽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
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
漏江楊慎云漏江今訛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
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
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卽可通舟楫昔年隴川
多土寧潛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緣此江順流而下
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浸散與近騰越
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
可航彝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
三江正爲朝廷制馭西南緬甸諸彝設當事者誠
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聖天子問緬甸諸彝久
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
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其隴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

河亦曰犁水訛犁爲麗又名麗江卽古麗水以其
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以濟
者卽此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
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
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卽
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彝人鑿桐槽船
以通行來行旅遂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
一名黑水一名納彝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
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
又經馬湖府蠻彝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
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
江北入金沙江鶴慶瀘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
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瀘共江會流入金
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
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
沙江姚安府蜻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
蛟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
江安寧州螳螂川卽滇池所泄下流濛迴州治上

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
西合諸水爲峩峩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
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楚雄二水雖小可通舟
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
江又勒彝水會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
水朝宗於東海順流於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
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
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嵩衛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
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
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
東合打沖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沖河入金
沙江會川衛瀘古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
沖河千戶所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彝江源
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冕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
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
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餘
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燂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
卽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

永昌不韋縣寰宇紀以爲在雋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繇雋州入益卽滇池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蕃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崖叢葦故下渡如經甌金炎蒸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卽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爲大曲靖府之瀟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寨下經廣西靜江入於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汪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溪入霑益州界北在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忽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澆濞江合流入瀾滄江澆濞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於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阯入海趙州白巖險江一名赤水江下流

至定邊名禮社江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
納樓茶甸界爲祿豐江經合蒙自爲梨花江注於
交趾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
礮嘉合白巖臉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
出定邊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湧江合南浪
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
入四川鹽井衛界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澆瀉二水
合流至本府鐵場山下入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
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巖臉江合瀾滄江諸水入
交趾新化州摩勒江卽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
趾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
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
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
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爲嗜哩
河經擺古入南海檳榔江出吐蕃遶金齒百彝經
干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
名大車入南甸爲小梁河至干崖爲安樂河西流
爲檳榔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爲沙摩溪至祿豐爲大溪至易門爲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羆西北甸頭花判溪南至甸尾過定邊與迷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流湟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彝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喳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陞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本朝

黑水考

闕頑北

天下之大水有三曰黃河曰長江曰黑水其源出於西南滙而入於東海分而入於北海者江與河是也其源出於西北逆而入於南海者黑水是也從前論黑水穿鑿附會諸家臆說蓋未

嘗斷之經矣禹貢大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卽今全蜀及滇地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又特書曰西河黑水惟雍州雍州秦地接於蜀西據黑水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按雲南梁州域也商周之世產里有貢越裳有貢武渡孟津濮人會焉當是時滇爲百濮國卽南之車里八百緬甸又何嘗不在禹甸內乎經所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明矣九州輿圖黑水出雍州汾

關山汾關在崑崙北周文安辨疑錄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此與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流入南海其說有合葉榆李中谿乃以瀾滄江當黑水謂瀾滄之水由吐蕃西北來迤邐向東徘徊雲南隄縣之界至交阯入海新都楊升菴亦主此說又有指潞江爲黑水者紛紛無據不知瀾潞所出地名在鹿山石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若黑水遠出汾關上流已闊澄若重冥黝然深

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自雍經梁獨來獨往瀾
僅潞四分之一此水三倍於瀾潞李氏以瀾滄
爲黑水吾未聞瀾滄盡界梁州之域况遠溯雍
州耶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徑趨
南海非謂麗江入馬湖之金沙江蓋名爲大金
沙江者意卽界雍梁二州入於南海之黑水也
曩訛三危山在麗江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
金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然經
云至於三危三危在南裔之地臨峙黑水其云
至者或在黑水將入南海處方緬甸江頭城望
見江中有大山山峯四塔極其秀聳得非所謂
三危乎今自其雍梁之水流入南海可見者言
之瀾滄江受西洱河勝溝河至順蒙交界處土
人謂之羅擦聚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卽水下
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
云漏江流出永昌界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
江木邦以下卽可通舟楫矣黑水南流經蠻莫
受騰越界外大盈江土人名爲大金沙江自此

處始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行闊可十五里正
統中郭登百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卽此
江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黑玉水晶
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江畔有寶井舊志
以琥珀綠玉出瀾滄江何其謬耶總而論之黑
水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
大南至宣慰之鐵壁關江勢平闊金寶叢生則
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流出永昌至木
邦爲嗜哩江在大金沙江之東瀾滄江流出蒙

順界至姚關爲錦龍江又在潞江之東夫瀾潞
之水源雖出於吐蕃距滇不過十餘日其濛迴
大理蒙化順寧永昌而入南海僅界梁州之西
南不能遠界雍州也明甚說者以瀾潞當黑水
謂瀾潞爲梁州西南境內入南海之水則可謂
禹貢雍梁之黑水則不可故論黑水者莫若以
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惟雍惟梁同此水也區
區執滇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川而不
知廣所見聞哉試以山驗之中國山勢岡脊大

抵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
既入於河漢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
於南海大經大緯燦若日星張機南金沙江源
流考謂潞江瀾滄江大金沙江至宣慰地面皆
可舟可航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罪則此三江者
故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偉
哉斯論吾得取而竝識焉

明辨

黑水辨

李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
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
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
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鼠三苗不
應復在南彝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爲據愚之
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
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
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

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竝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彝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麗縣之界至交阯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彝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擘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竝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亦當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傳論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地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

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葛亮箋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水之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於前而明於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按黑水由雍州自北而南至燉煌毘經三危山過梁州入南海卽酈道元水經亦未詳其所由今釋舊志張機南金沙江考與闕顧兆之黑水考其說庶幾近之若李元陽等二辨直以瀾滄江爲黑水恐尚未確姑並存之以俟後之博雅君子參稽而論定焉

岡脊黑水辨

史秉信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凡三見滇古梁州域也昔辨黑水者有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爲謬矣水經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武彞熊氏之說詳矣唐樊綽又指麗水爲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平余曰金沙出吐蕃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爲黑水所謂入於南海何居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平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爲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或又曰西遠彝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爲大張機曾有考然則大金沙爲黑水平余曰洱水之西爲瀾滄再西爲潞江又再西爲大金沙大金沙者長

廣三倍於瀾潞遠出蕃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熱
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金齒黃貞元言之甚
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爲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
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榆李仁甫黑水辨以瀾
滄江爲黑水云隴蜀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
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如
三足旛然黑水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
以山論麗雪山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
計瀾滄之源當在雍之西元張道立使交阯由黑
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地有黑水祠仁甫考究
不無據又大理志雲龍州有三崇山頂列三峯高
萬仞下環瀾滄卽古三危樊綽云三危臨峙其上
玩禹貢至於二字皆水行而經歷之詞鄒氏指三
危爲燉煌程氏指爲宕昌去水經行之道遠則三
崇爲三危之說亦或可信如歷山有二崆峒有三
豈三危必三苗之叙者耶諸說難盡非之但余鶴
居滇上游金沙出左瀾滄居右西洱滙前生斯長
斯日遊於斯而不察可怪也考蔡註云梁雍二州

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南海卽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之如鶴走榆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澆工會金沙歸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滙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水東南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脗合者人自不察耳如鶴距劍一脊耳脊西之水如清水江入劍湖由點蒼皆合洱水瀾滄歸南海清水江脊以東之水或流山谷爲澗或瀦山麓爲潭或入澆工會金沙歸東海由劍而遡之老君山水流之麗則歸金沙入東海流之蘭則入瀾滄歸南海無不然者又自洱西達滇孔道遙從南北指點之趙州禮社江定西嶺赤水江雲南縣溪溝諸水皆合瀾滄歸南海也賓川大河姚安蜻蛉河陽瓜大姚河合金沙歸東

海者也鎮南水南入元江者爲馬龍江北入金沙者沙橋之水發源爲楚雄龍川江廣通之羅羅河則流黑井入金沙捨資河則出南安達元江迤西至武定之水發源爲捨資河入元江元謀應元溪祿勸會渡河又北入金沙矣羅次祿豐安寧易門三泊皆犄角於會城西南羅次之星宿河由祿豐而南出元江安寧之水乃滇池末流北出富民入金沙三泊資利河北注滇池又有丁癸江南流矣易門之九渡河亦南入元江由此而昆陽晉寧歸化呈貢宜良及澂江府州縣皆環會城而居南居東者昆陽渠濫川晉寧大堡河歸化之交七浦呈貢之洛龍河皆注滇池如澂江新興大溪河江川星雲湖澂江撫仙湖路南興寧溪陽宗明湖大衝河皆南入盤河與滇池了無涉矣至新興西北七十里習蒙山頂分晉寧界晉寧之大堡河實發源於新興江川北疊翠山山半泉湧三派西流入滇池東南入撫仙星雲二湖與鶴分水嶺咫尺分東南海者無以異此間顧非岡脊而何謂大水旣分

小水亦必從之其間俱有如山神峭疊翠山者第龍有起伏經折居其間者當自得之由澂江而北宜良之盤江大城江馬龍水發源爲曲靖之瀟湘江平彝之十里河皆入南海者也尋甸水發源爲東川府之牛欄江又水之入東海者也又霑益南爲交河入盤江霑益西東翁江入金沙又有南盤北盤二水分流各千餘里諸水分東南海者皆由源以窮之非溯流漫不知其源者也由是觀之所

謂岡脊者西傾積石岷山脊之巔也鶴西嶺以及

姚安楚雄武定昆明澂江曲靖尋甸之間脊之腰絡也由此而出黔蜀如地理書所稱南幹龍或發節生枝水之分咸有若是焉者乎故云岡脊之說有脗合者或曰信斯言脊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漬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皆榆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西南之山干霄翳地隨刊未施時山木積漬成渠何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

山經云崑崙之丘西流於大杆軒轅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契道入江余曰契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為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即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水不足辨矣沿革有時更山川千古不易山脊水源具在使宋諸賢復生履滇鶴之域而指顧之必不易五言言也夫邇諸葛元聲滇中亦舉岡脊一說惜不得於李仁甫草黑水辨張機作大金沙江考時以大全岡脊之說一詰之

引

明

遊記引

陳函輝

寒山

漆園吏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此其言也遊遊者遊而無定之稱第問其所謂能者安在以知千古多遊人而鮮能遊人能遊者足能履之目能探之腕能摹勒之臆能宣之

而其神能曠覽之不在馬迹車塵之所至也予恒
怪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嶽有五登其四夫君平
雖棄世窮覽如此安得無一語爲山川表章且州
有城郭人民嶽多玉書金簡豈能一一而覩聞傳
寫之耶則君平之所謂遊如君平之下也意而已
其得遊之意亦可曰不出戶知天下猶夫得詩之
意者亦可曰聊代嘯歌得文之意者亦可曰衆山
皆響也予執友何巢阿先生生於洱蒼雞足間不
欲以扶餘自王讀書窮二酉之三該五車之六其
於遊也飲食而夢寢以之者也每遊必有記記矣
必有題咏又必有遠心靜志結盟於名山大水之
前予歷考其遊踪所屆類前古兩人焉史稱司馬
子長南遊上會稽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觀
鄒嶧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李白浪迹山東
下金陵泛牛渚棲匡廬客武昌長流夜郎而復返
遷之以記聖也白之以詩仙也先生兼而有之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能遊能遊者能與
天遊也夫人所不能者天先生無求多於造物不

待婚嫁畢不爲世轍韁意之所之可籃輿可雙不借可褰三日糧可十餘日不見人煙可瘦筇掉臂獨往先生以是道遊心以是人遊宦卽以是法遊方澹泊寧靜其所得於天者深也余嘗與先生言余友江陰徐霞客獨遊三十年風雨晦冥無少阻余同里王紫芝棄官棲博山甘苦行頭陀二十年卒證淨土業先生憮然爲問曰吾愧是兩人矣夫以先生才所至有循卓聲方將自鹽梅舟楫以陟廊廟以巡方嶽豈遂圖戴勃之九區繪宗柄之四壁慕東方生之十洲以是爲輕世肆志哉而先生以其意抒其詞寫其景山水在大地大地在一毫端毫端在一芥子自言吾於蜀問君平賣卜處恍然悟浮世之因無煩讀損益一卦也始知先生之有契於天遊也今其記具在人言似山誌似水經似腐史似謫仙詩而予謂正似漆園逍遙遊惟其似之是以有之則古今之言能遊人吾必於先生別置一位署矣

本朝

重遊龍湫得小巫峽小龍湫小引

范承勳

昔人有得於遊山之理者謂遊山如觀書必幾經紬繹而其秘始出予於龍湫亦然初予得龍湫如得奇書一往涉獵屋以洞樓以瀑菴以雨亭以草溪以宛轉而橋以石香呼石以巔以臥遊龍湫數過亦如觀書數過自謂有得矣而不知猶然涉獵也明年秋偕諸子取道別徑尋源北下小憇洞門指顧之際見合石夾流噴薄中來驚驚喜曰此宛然巫峽也向何失之頃過對山攢石巖壑間一泓藏碧側身以探復驚喜曰此宛然龍湫也向何又失之向失之而今幸得之且兼得之非山之善變而遊山者之善變也因補勒水上石曰小巫峽勒石上水曰小龍湫客有昂頭而吟者吟曰龍湫無鴈影巫峽有猿聲復有客應聲曰鴈飛不到處何作聽猿情予爲之爽然起曰以爲予因龍湫而得巫峽龍湫諸子遂因巫峽龍湫而及猿與鴈乎何山水之能

移情若是乃信遊山之理果如觀書今經數過
細繹焉而始得其秘也顯寓於微小備乎大何
山不可作如是觀又何書不可作如是觀也於
是酌酒命歌共快幽賞更爲詩以紀之公之同
好相爲屬和繼梓以壽焉

跋
明

禹碑跋

張含

於乎禹功神

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

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

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樅之詞孤山記道理之刻

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岫嶼碑一爾皇帝立元嘉靖

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渙蒙小子邇如

皇畿得觀岫嶼刻集成不能識其全旣歸滇覩蜀

都太史慎釋文字爲之影句爲之音含驚且喜曰

何文苑藝林舉昧焉而楊子獨識之乎旣而思曰

夫禹生於石紐廣袤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

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

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
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修夢黃衣魚首
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覓之良若契焉
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
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
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泊予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
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
次第顯乎

書范滂攬轡圖後

楊士雲

此范子孟博攬轡圖也余讀本傳未嘗不嘆其風力
之勁而惜其去就之可議也方其按盜冀州守令
望風解去是雖登車一念之烈震壘境內亦以勵
清節之聲有以先之也挽汙濁之風而清明於一
旦孰謂無所自哉然孟博於此卽當不復仕矣應
詔舉謠言尚書且疑之已且投劾去矣使遂懷可
卷之道體如愚之哲不其邵歟未幾復就宗資之
辟竟罹黨獄斯可惜已雖然當時與孟博同風清

者有掃除天下之志如蕃有董正天下之志如旌
其物色落莫久矣今此圖凜然獨存豈非孤標遺
烈卓爾不群者乎朱零仰服其清裁王甫改容於
獄對鄉人候迎士夫侍立詔使聞傳之泣豈易得
者嗚呼此圖之所以傳也或者以元禮蘊義生風
鼓動流俗天下士波蕩從之然則孟博有所激而
然歟嗚呼孟博與李杜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興
余因是而辨之

賦

明

滇南賦

俞緯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
服心多體倦役日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
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
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偏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
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爲
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
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先生就正焉夫滇之處處絕

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
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溟莊躋據衆而可王旣
通五尺於羸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
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八垓於神州闢萬里之
煙雲廓瀘江而爲門掘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竝
峙抗崑崙之重扼槃乎數陸之所湊族類不減乎
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會五於前則跨帶
交阯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靄溪汨汨而渚
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亘萬里而愈遠
於後則據躡吐蕃枕騎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屯
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
九睽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吼
巖肩鼇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
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遙制八百控有
猛密老撾肢屬于崖附籍皇圖遠攝乎遐陬犷悍
馴擾於帝懷恒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嵩萊其封
域之內則彝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
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

虵伸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
天耳之扼隘銀生連鳥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
蒼王褒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峯脩谷成會要之區
拓南嶺嶂摩雲爲控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綠壑楊
柳臨岸傍抽抹猛松栢廷幹梭羅婆羅之殊其華
棠梨榭子之蕝其實紫榆杏櫻椒橙杉漆木蘭椿
槐櫻李桃栗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乳檀
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
馨杜鵑蓋微片藥芭蕉紫苑青蘭芬芳於幽谷山

茶茵鬱於峯巔蔓脩藤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

芍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拂霞爾乃孔羽
珮翠鶴頂冠硃雉雒稟素鸚鵡人呼蛤蚧穿其木
鸛鷓鴣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苔山來鸛鶴之吟
鷹隼鷲搏烏鳥反哺白鷗於飛翡翠啄霧子規夜
作而促耕燕雀棲暖而春至翅迴鳴號唳止乎其
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牟
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猴競捷松鼠之攀緣
神鹿之隱穴犀象嗷牙豪豬刺簪麝狐假威犛牛

踞山踞蹕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璣瑋英金
沙銀礦澤媚石柄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
石綠碧瑱果則無花猩猩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
棗荆棘搖顙香橙纍纍金橘密栢蝨頭同族異
育牟桃橄欖柿榴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奉
蔭於圃囿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澤異龍
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瀝滴滌淫會其流涓淤
決壤成其大洩湫澗灑浮空潏泮嘘噏百川洗滌
塵隘乃若秋月懸波五風轉幌飛沫起濤揚浮溢

浪大明當天彩雲蕩漾漠漠濛濛濛濛色連霄漢又若

瀾滄麗水金沙元江橫襟濛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
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揚長江浹溼浚湍崔嵬
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
滷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池內帑輸賦巨商
擅貨於是乎蛟龍隱灘鼉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
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脩鱸吐沫金線竹釘水
母蚌蠃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鯖鱈鯉鮓輪轉鬣蝟螺
螯蝸鯽目蝦噴鳧鱗甲鍤錯煥爛錦斑沂回順流

雲南通志 卷之三十六
險囑沉浮其四野則丘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
畷黍稷離離池塘旣隩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
濟水寢廟綿綿五世之勳巨室端維坦之矩喬木蔭
蔭朱敞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
多齊魯之昆成遣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獮烏
蠻鴉獠粵慄惟構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
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塵市觀郊隩之富奧實京邑
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弘宇斯蓋宅土之所
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

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挺
生施全之傳毛詩許叔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
兔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若王昇風裁凜
然燭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
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躅傳寶南州人傑仲宣齊
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
和光道人廉惠先生耻干利祿居恬政明又若龔
字釋蛭斗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樸來參宗通番蠻之
書草書綴義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珉出將入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魯廷壁剛直不阿有澄
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脩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
則山嶽炳靈風氣弘啓英雋迭出未可枚舉當盛
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爲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
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
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
沉疴痼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恍奪神而今惜其
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
三巴綿落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流鑿岷
峨掇之以舒抱江瀆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
駕言泫然琳琳不知其然

金馬山賦

劉寅

薜收柄靈房星聚精超鴻蒙而合秀倏凝結而成
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置陬訾而奠昆明也在昔神
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頓殊
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截
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
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滇南之故墟斯谿符之岳

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固莫施其銜勒王良亦難
範以馳驅觀以蔓草垂駿尖風批耳白日懸瞳青
松掉尾漬赤瀋以湛露流汗溝之邇迤鑄莫待平
棠溪產非資於麗水形類騰驤之騏驎勢似振鬣
之駉駉過日影之須臾磨倉旻於尺咫迫夫噓氣
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繫纓繞煌煌
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澍以
注下卷拳毛之濛茸疊巘益翠巔崖增紅洞扇啓
廐閑之弘敞鶯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辟

易羣羣睨視而驚冲至於岌岌巖巖魏岩巖巖出翠或
奔如驚或驟若突峻拔天脊峭削風骨蒼蒼森爽
隱嶙嶮鬱杳橫亘於百里擬長城之矢矢是宜拱
帝京之尊嚴障大藩以寧謐也或有野老詰予而
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
實吾將爲子陳之玄黃墜分氓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間出命爲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
四海之雍熙嗟惟此邦視爲外彝境荒荒而泯泯
水漫漫而瀾瀾姚姒置之不卽顧問商周鄙之不

遑保釐俾昏迷而弗悟竟風靡於侏儻楚命莊躋
僻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以定天
叙之典未諧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
弭使節而虛回亦有孝宣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恍
惚行禋祀之瀆禮王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
乃已遺祠廟於崑阿謾冥揆而遠紀唐畏嵯顛之
跳梁宋限大渡之涯涘元雖小安亦何足齒倚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既底寧於華
夏遂有事於戎荒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
直指雲南掃除欃槍截長鯨之鬚鬣剝妖狐之肺
腸顯允黔寧智勇忠良威已施於戡定恩復盡於
胥匡化強梗爲禮義變椎卉爲冠裳揖讓之風濟
濟絃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攜貳以
誠信鎔頑囂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
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綏章來鎮來臨克柔
克剛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
而特立與碧鷄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
弱之漢唐夫然後知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竝

紀昭靖之殊勳垂悠久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
嗟遂爲之歌曰金馬之傍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
兮有郭有城臣宣旬其金鼓兮民勤事乎農耕咸
矢心而弗渝兮願永享夫千萬之太平

石淙賦

李東陽

邃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
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於朝
出而官於外誤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
亦不忘也予嘗泛大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
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采其所懷爲述
短賦主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
者然同心之言相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
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兮峭嶸中潺湲兮水
聲初濺涓以汨滴忽澎湃兮碎訇或在遠以疑近
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
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蹄
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
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波千

頂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
之旣卯旣弁來遊來歌興懷於其水之丘寄迹於
此山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繫孰少而孰多居士不
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
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
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
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仰疇是而
疇非居士乃撫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
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鏗銘耳聞春撞應噫

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
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
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
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績豈
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
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
我粗鈍蠲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
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
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

二客乃攜酒與琴游於淙上荆班雜坐林歌迭唱
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行藏之異
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澗不知其所鄉也

戎旅賦

楊慎

恭承恩譴兮於役滇越捐珮江臯兮解紳雲闕三
陟崔崔兮以少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
旅而悵脰兮拚衆困而慙心悵圭筭之駸遒兮逾
四稔而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達
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濤慈烏折於其巢兮恒鳥

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踰疎何生
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
放士之鳴鶴姬公畏於熠燿兮尼父惜夫螻蛄屈
託乘於螭豹兮莊寄徑於魑魅在聖哲而固然兮
攬古人而乘歛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
粵戴盆而伏巖兮望崦嵫之末光神悅恨而蜚颺
兮刑巒卷而僮囊睇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
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狒狒之朝跡尋終古之攸
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懼兮魑魅過而

奚慄岵岵颯揚兮含沙影流喟茲徂春兮忽焉杪
 秋月令殊於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
 我攜旨酒兮思柔采檳榔兮綴扶留贈相離兮結
 忘憂寒鴻雞兮為浦露江漁兮為脩瀛歌兮變舞
 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向
 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平寂夜引篔簹枕而假
 寐兮遙歸夢乎親舍家人嘻以疑語兮閭里分其
 來訝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吻乎東射悵夢歡而
 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頰
 兮余謝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衆曰莫
 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曾兮章亥步窮
 禹罔睹兮蘭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雞望祭使者阻兮
 子亦何為恒此土兮命兮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
 命云何憮兮

萬象洞賦

王廷表

其辭曰楮村西址豁有洞天叢芳迺蘂籞石攢延
 衆鳴窅杳碯嶽畧駢閉閣幽徑降帝謁仙鄰高人
 之丘壑時睇見其縹妍乃建標以雲護或厖燐而

芊眠瞰雉旂以凝佇覽毅礮而欲翩襲荃芬於漚澗啓幽幽而莫捐癸丑杪秋穀穀旣收官有餘暇民無纖愁爰逶構戶奔臺兀羞黃代巡倡其朔蔣兵憲維其休晤會眺望繾綣綢繆南明是謚彊譽倏流嗣疊嘉牘嘯我劣儔於是遯圍過發棠嶺未留衢亭三五翺靚好述有才有德如春如瓊懷辰宇而寧域撫煦嫗而溢謳者非主乎文旆映日笛聲倚樓坐瑤花於冬霽飛逸興於芳洲者非客乎吾則老鬢飄風傲骨度歲持蓮觴而酌醴藉荃芬向

以昭契於是入洞而遊伏洞而睨瑤瑯而滿淵綴不可劑也錦績鋪而湫溜曠不可曠也虎豹蹲而山鹿齊不可觸也珉墉聯而鴉蝠憇不可相也寶旭麗而藤綠麗不可劇也華蓋敞而龍伯隸不可儷也清虛明虛者與隱元上玉者與金壇丹霞者與天網浮滴塌圯幻開委輸籃淡焙炭樓坊豈陂潢浚決之後寶靈境而扞埃文藻焗頻之日帝顛昇以培材者與盤都盧躍朱鬣鳴箏簫振鼓鐸紈焰坐瓊弈聊頁橘饒啖臍唬唱香囊酖海蛤主

與客懽洞與人樂整冠謝歸壘影斜暉枯茗相簪
百僚忘饑趨趨馬騶風輿騰馬飛響楸棹以遙迂照
松光於萬扇想環壤以再往憚多露之濕衣感情
悰之彌篤聊染翰以寄徵

盤龍山賦

唐堯官

西南奧區滇雲仙界肝脾凝結而爲山偉崇陟之
相儷若金馬與碧雞雖漢祀而疇異靈鸞爲釋迦
棲禪之峭雞足爲伽葉示跡之地信足以耀靈於
九核而稱雄於載記也然豈盡華章且懿也哉晉

寧之東有盤龍山焉巖奇峯之所挺拔實神明之
所扶持階井鬼以成形託坤維以奠基磅唐顛顛
碑磔屢厲岵岵嶠駢駢逶迤摩赤霄接紫微抱
回谷頽深谿五龍盤曲而瀾潛靈湫渟泓而滛滛
鬱萬松之虬旋森古栝之奇矯長風中起而怒號
疑波濤之在樹杪於是王睢鼓狨寒宰鳴谷鷓鴣
催明交鶯變旭猿猱攀條而上下麇鼯犇蹊而突
觸風齡雨嘯宵馳晝逐旬迭奏於笙簧迅交擗虩
梭袖至若珍怪瑋美物其嶺有天漿神瀣涌其隄石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髓芬芳曜其趾瑤草金花沓其達蓋媿精英而產
環異真將與廬阜埒秀而齊輝爾其陽景晨開霧曉
盡息天宇澄空四眺無極祿平原之莽曠望蒼翠
之如絨環紫溪以爲帶比羣峯以成櫛玉案鞠躬若
崕嶼金沙澗虜丘垤螺陸讓之以爲宗雞馬掩之
而無色爾乃海勢飛騰鴻波滂汗浴羲輪而流暉
蕩烟霞而變幻迴疊嶂之雲聯列錦屏於遠崖蜃
氣呵嗽而曠睽亦髣髴而乍見至若川嶽獻靈龍
駒瑞洩儼蹕跡於山麓不知其幾千百歲遠而矚

之似解珮遊漢川迫而察之似寒蟬初變蛻隱而
探之似望鼻揮郢斤顯而抵之似若華光搖曳絢
渥水之無奇煙岷詭於荒裔尚故和氣之所感召柳
山林之所點綴粵自比丘崇照者攝心了義栖真
其間世丁元季薙草開林紺宮弘構真宇氤連設
獅象之座樹七寶之幡殿黃金之地拓白玉之田
陟翠微於上方岫香臺於雲端度藏經於貝葉塗
林櫛於旃檀清梵與禽音而並音慧光與鼉曦而
共縣施青蓮之法雨幙翡翠翠之祥煙爾其融火初

雙門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八
銷塵收方啓金飈薦涼攜偕結侶指天企於東岑
度龍橋而抗趾冠以白氈之巾著以雲飛之履舄
以八水之甘拾以三花之蕊捫蘿葛以遨步弄霏
煙而徙倚於是緇流集幽懷曳屣旨探塵分蕩悟
短劫之無多苦情埃之爲嶂汎覺海之汪洋乘寶
輿而咨訪幻人法於雙忘超一乘而直上庶幾虛
生滅之具無或可以邀太初而闕無相繫茲山之
靈秀諒無當於蓮峯溯招提之鬱起聊以闢乎鴻
濛彼靈鷲與雞足洵鼎峙於黔封應地靈而崛起
者千百世而下誰足以大倡虛玄風

山茶花賦

有序

唐堯官

滇上繁花品而山茶最奇十月卽放蓋中原所未
有也然鮮播之詠謠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
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
璟有梅花賦古人艷焉余效之作賦一首雖極意
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玄冥之啓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慄冽以振
野兮霜霰集而濛濛草木搖落而變衰兮訝蕭瑟

於林端梅欲綻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
之黯澹兮慘游屐而慙歡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
集索巧地媚殊色抽神緘與鬼秘宛葩剗而萼刻
詭狀異態莫之省測或如粉傅或如珠串或如磬
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
之丹或如火齊之幹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劗縷
縷兮金粟是誰兮穿絲既逐瓣兮心分復惹烟兮
條悞其未開也扶疎磊砢蔥蔥青青疑桂樹之冬
榮迨既開也鞞鞞陸離煌煌赭赭恍飛霞之爛熳
邈東皇之未轡兮絕朋援而先芳昌雪霜而吐艷
兮適蝶凍而蜂僵取南枝之纖素兮占春林而偃疆
矧陰晴之靡定兮逞麗質而相侔爾其朔風飄飄
乍起乍伏旖旎婀娜辟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也
薄暮霏微溟濛沾灑淋漓絳玉辟彼太真則華清
之洗沐也晴羲斜照揚輝蕩采掩映光華辟彼西
施則越溪之浣紗也皓雪飛颺揣封營積編莊艷
冶辟彼文君則臨邛之新寡也震雹倏撼披拂幡
纒秀墮芳躁辟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於是羣

芳慙沮不知所營香蘭之藝楚畹叢桂之生淮南
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桃
李山礬若或體裁么齋或標格瘦清或摧砭冰雪或
墜落風塵而恣朝旌而夕謝兮節欬變於冬春躡名
葩之冠絕兮豈敢望乎等倫若乃畫閣雲連彤軒
樾蔭參擬平臺別開三徑倚緋英之玃璫與交疎
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精神朱絲玉筵添其丰韻
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玆妓燕良夕曳文縠以躡
躡兮戴金搖之曄曄揚北里之遺聲兮紹陽阿之
清越雜蘭差以兼御兮飲瓊節之仙液咲簪朶於
雲髻兮頽玉山而未歇若夫幽崖古剎岬嶠之巔
瓠店孤邨寥廓之地埜况淒涼一株衰植寄穠艷
於清冷發輝光於顛顛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沉吟
趣行者繼馬而留滯緬香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
交驩泊蕃禧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棄胡奇英之
椒詭兮委炎方而自安良璧產於荆山兮尚氏抱
而長歎騏驥困於虞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慨
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自覺豈知希之我貴養

壽命於巖巒亂曰姑射仙人霞銷帔棄風儵爾滇
 雲至愛此山川恣遊戲化作花神顯靈異貴隅之
 種亦奇特比之迥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易貌抽
 毫誰是茂林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壯顏
 色

登城西臥龍岡弔忠武侯賦 俞汝諧

嗟西峯之翠嶽兮乃橫峙而為岡夾二水之澗瀾
 兮亦合流而成江允茲地之秀偉兮頻振衣而徜徉
 曰莊蹻之裔土兮匪夫子之故鄉豈前脩之或
 累兮乃藉名於南陽緣破竹於三巴兮遂耀武於

遐荒咄恃險之百蠻兮寧知夫約法之三章爰渡
 瀘於五月兮尋駐兵於山陽旣懾伏於威楚兮復
 震疊於永昌勞七擒而七縱兮不欲以猛而勝剛
 唯以德而柔遠兮豈倖功者之可望不留兵將貽
 之以安兮展也王度之汪洋垂休澤於百世兮頌
 鴻烈於不忘登故壘而緬懷兮嗟水碧而山蒼憶
 抱膝於隆中兮永咲傲於義皇匪隆禮於三顧兮
 肯幡然而就湯旋相投於魚水兮萃精神於一堂

乃立家於荆楚兮仍開基於蜀邦既南徼之鼠竄
兮斯北向而龍驤作木牛與流馬兮又何慮乎乏
糧揚旌旗於六出兮凜八陣之堂堂雄辨驚於仲
謀兮剽略卻平周郎氣吞老瞞之奸兮勢奪司馬
之強射張郃於木門兮摧郝昭於陳倉擄前驅之
夏侯兮斬後襲之王雙運神謀之莫測兮亘萬古
而彌光何史氏之懷懟兮謂將畧之非長唯天命
之既去兮故大志之莫償抑有數之使然兮匪人
謀之弗臧曰論定於千年兮與伊呂而頡頏豈管

樂之可儔兮尙不足於平良緣先生之窮居兮由
靜而得爲學之方致謹於義利之辨兮有以陋五
霸而樂三王識之高復養之粹兮宛孔氏之行藏
處足以包乎千古兮出欲以正乎三綱明漢賊之
不兩立兮以順逆爲存亡斯天討之所由奮兮大
義之所由彰矧宅心慄乎嚴畏兮蒞政極於周詳
德澤益如陽春兮號令肅乎秋霜倘三年之不死
兮固足以成一統之封疆脫斯民於水火兮躋斯
世於平康志實足以相副兮才允足以相當何擴

達之能興兮何元虛之能昌四海何由而分裂兮
符劉何由而跳梁噫公志之能畢兮寧不有超兩
漢而媿周商胡身以勞而瘁兮壽以國而戕兵未至
於洛兮星遽隕於房茲事理之不可知兮獨奈何
乎彼蒼嗟乎公不可作矣然績著於萬里之外而
不泯名垂於千載之下而彌香尙使人覩河洛而
興思想遺愛於甘棠視彼莽操溫懿之徒恣暴橫
於一時倏影滅而塵颺又奚啻麒麟之與犬彘鴟
鴟之與鳳凰

金江賦

張啓賢

天竺之池大如許苑伽東歸流不已獨茲信度入
南溟經繞吐蕃稱麗水從西來金沙滾滾觸層巖
周迴盤結幾萬里環如長帶束玉臺漏洩阿耨噓
吸百川控清引濁波濤瀾汗切拔羣嶽渴涸澶淵
春空漱石橫盪曲沿方其馳騁西域決阜昌阡玉
篆洪坂金畫陵絃鬱拂綿茫而抱日傾湧騰駕而
滔天天網浮瀟而崩森龍印激圈而翻漣及其脫
浪潏以破雪山也從天直下砰磕瀑布白波斲底

聞劉璠之賦雪者曰天地否閉凝而爲雪應乎玄
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此之雪僅爭春於梅顧東
嶠雪假山與逸矣旬日爲壽不無類冰山而可憎
如鶴接壤麗之雪山者玉宇銀城齊年天地瑤光
珠彩白禪太初如雍如蜀咸覩玉龍宗派然而迢
遞徒窮韻人之目如鶴炙清輝日日如坐謝庭快
爽哉滇榆之雪夏沁人脾麗之雪夏澄人目從多
味雪句北則非灞橋驢背語可得移而肖爲之賦
曰晶華霄綴玉葉雲連奪丹崖而素易青嶂而銀

竊碧空危陽明霞踴天表長披素練清輝燭斗素

光灼漢此山之參天拔地而標異羣巘者其神工
鬼斧或埒物而肖形巖壘八面五丁鏤玲瓏之珮
縞肴千年素女試不謝之粧琉璃掛山椒而碌礪
琳球撐石骨以崑崙摩蒼旻峙冰玉之樓臺爍曉
瞰弣水晶之宮闕銀管崢嶸豎頽冰壺溢滸垂芒
玉笄出土凌雲寶炬彌天放白閃大地躍冶之金
堆興朝富國之鎚屏裁雲母几輓車碾矣其機匪
肇於同雲槩愈增於見睨則溥瀼露於長年澄肅

霜於永歲飛凍雨於炎暑旦堅冰於朱明寒飛六
出常矯異爲同茲白貫四序超同而異矣其嚴姿
肅貌則歷塵劫不垢其潔齊運會常浴其神懷芳
握瑜居貞抱質存天地嚴凝之氣立塵寰不緇之
體維白賁之風協仲商之音湛西庚之色發琬琰
之香藐姑射之神遜孤山之白矣若秉文后之圭
列武臣之戟下天宮之瑤簾樹龍淵之寶劍陳琬
璜而富宗廟鳴珂玉而美百官搖玉女之環珮雜
靈妃之瓊玖更澌玉溪霞散淙冰壑瓊漿濯天波之

潤玉液灑瑤池之膏其爲峯之璣珣羣澗之清滢
也若冰樹霜花蕪絕蒼蔚玉虬白鳳蹤矜狐兔無
烟火仙人是宅饒冰葉佛氏爲宮璫臺璪室雲巢
霓竇詢爲天帝神龍之宅也其處地則派祖崑崙
境逼流沙枕金江而作礪貯玉湖以承盤半鎮西
極半鎮東垂平分佛地平分神州岡脊之表黑水
之涯花馬之國邪龍之鄉遠眺之則舞翔鶴於天
表浴素鷗於海曙雪螺隱現飛絮滅沒近卽之則
石綴腰而紵青松盤綠而貼翠亦有砒石礧礧璘

璘時瓊崩巖谷震若轟雷靈異則雲霧濛濛其頂陰
晴徵其候鶴之長阿蔽其面而廣畝落之影其偕
時而生景朝元氣而凝蒼夕紫曛而射碧晝澄雲
日金碧際映夜逼星斗珠玉銜輝勢凌陰而石媚
自若形栗烈而羣芳無改或覩紅粧而映冰肌或
披萬綠而霽粉面或醉丹楓而醜玉顏或照寒梅
而徹晶骨至編袂落舞筵玉屑盈几席寒沁詩脾
無煩凍筆之呵爽豁醉眸時逸烹爐之致詢非映
孫康之窓繪蘇子之堂鼓山陰之棹策孟氏之蹇
得而彷彿者也亂曰質體明兮其風靡欺素艷兮
神骨蒼旌大千兮垂寒芒倚長劍兮鎮八荒鎖鐵
橋兮喙彝羌控石關兮翊吾堂肇皇圖兮萬里疆

璘時瓊崩巖谷震若轟雷靈異則雲霧濛濛其頂陰
晴徵其候鶴之長阿蔽其面而廣嶽落之影其偕
時而生景朝元氣而凝蒼夕紫暝而射碧晝淫雲
日金碧際映夜逼星斗珠玉空輝勢凌陰而有媚
目若形栗烈而羣芳無改或靨紅粧而映冰肌或
披萬綠而霽粉面或醉丹楓而醺玉顏或照寒梅
漱冰泉而綠美艸不關冷月隱玉皇臺翠皇圖令萬里駭
輿舟者莫不大千本垂葉奇奇是區區令輿入流麗
駭而前所無者香山周曰前朝前朝其前朝其前朝

